

不老的大榕树

李浙平



玉海榕荫(油画) 李浙安作

某日,经过湖滨公园时,不经意抬头一瞥大榕树,却看到了绿叶如盖。阳光也需极用力才能穿透枝叶撒到地面,在淡然的光照下,顿觉一阵清凉袭面而来。记得读初中时,我可是和同学常来爬大榕树玩耍的。

瑞安多榕树,几乎村村都有。而村里榕树下,常常又是村民闲聊休闲的集聚所在。如今围绕这株大榕树,坐满许多老人,静憩、闲话、观游人来来去去,充满一种轻松情调。

大榕树主干从土里出来,斜楞向东北方,仿佛岁月的负重已压弯它的腰。凹凸的树身上那隆起的树兜似老木匠手上触目的青筋。主干向上分出的枝,已不可环而抱之,向四周散开,又像是老农高举的臂,在努力托着收获的果实。是果实啊,那繁茂绿色就是生命不屈的果实。而这满树的绿色中,榕树的叶在临风中轻轻摆动,鸟儿叼来的草籽也已在粗枝上扎根,如今将自己的绿融入榕树的绿中,和睦相处,便有了快乐的茁壮。于是,这株大榕树便有了与众不同的美丽,满满的绿,为四季留下永恒的春意。

记得读初中时,因学校与湖滨公园近,放学后和同学常来公园玩。那时候,公园里没有现在这么多人,有几个老人在这里静静地下象棋,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出一声,应了观棋不语真君子的老话。还有零星行人横穿公园而过,也是行色匆匆。这里一片幽静。我们来了,才有热闹的童声喧哗。丢下书包,首先是去爬大榕树。大榕树总是很宽容地对待我们,任我们双手攀抓着它,双脚踩着它,在它的躯体上反复折腾,令我回味着稚童时我要扒爬上大伯父宽厚的背,骑在他的肩膀上。坐在它的身躯上,是很舒适的,就像靠依着紫檀的圈椅,能闻到沁心的香。如果胆子再大些,便可骑着斜横的粗枝,慢慢地向高处或远处挪去,这时刻,心里便生出一股勇敢的力量,比写作业劲头要大得多了。

坐在大榕树上,视野便开阔了。朝东看,大操场里有人在赛跑,有人在学骑自行车,有人在放风筝。如果遇上县里开大会,操场更是站满人,还有红旗招展,真可谓人声鼎沸。向北望,几条河汇流至此形成“后垵凶”,水面平宽,微风吹过,便泛起粼粼波光。更远处,便是翻动的金黄稻浪,而远山却是淡淡的。再向西南回首,玉海楼的青瓦白墙显得静穆,而鱼池那一片民宅的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像报时的钟,似乎在催促着我们该回家了。在这里能够流连忘返地贪玩,全是因为有了这株大榕树啊。

那些夏季时节,大榕树就成了与我嬉戏的伙伴,在它的树阴里,绝无燥热的流汗,也无蚊蝇滋扰,我们可以很放松地或站或坐或躺在树下草坪,尽兴地玩打弹子、抛铜钿儿、摔香烟壳、猜谜语,将乘凉时听来的故事加油添醋地再讲给同学听。我们热闹着,而大榕树静立在一旁,那抖动枝叶显然也是快乐的。

二哥曾以这株大榕树为对象,画过一幅油画叫《玉海榕荫》,他说:这株榕树美就美在那主干,写满岁月风尘,虽然不高,却让分枝茂叶,向上、向四周,勃然傲挺,有无限阳刚之神气。据说这株大榕树已超过150岁了,它见证了老城区的变迁与发展,只是它无语。瑞安人爱它,我猜想不仅在于它是市树之冠上的明珠,更因为它能够在喧嚣尘世里潜默无声地传达出一份无欲的清凉于人心。

我走街串巷,下乡入村,见过太多的榕树,却总不能拿它们和湖滨公园里的这株大榕树比,原因是那些榕树气势不足。而沿街榕树,虽然也能为路人遮阳挡雨,却显得很憔悴,只因树枝上总是挂下密密的、长长的褐色须蔓。唯有大榕树,却是经风沐雨后,依然是满身翠绿,为人们心中长留住一片春意盎然的气象。

虽然大榕树很老了,但我觉着它并不老,就如进取不息的生命是不会老的。

远望

洪小兵

远望,是一种情怀、一份深情,是无法企及的仰望,于心灵处惺惺相惜却至死不渝的情意。

青春年少,喜爱张爱玲本人甚于她的作品,年青时候的张才女,高跟、旗袍、雪茄、写作,风情且优雅。张的晚年却寂寞穷困,不出门、不见人,不许别人靠近,门缝递纸条来完成与人对话,可见张的内心仅供自我瞻仰,别人无法到达,也终究到达不了,是张才女的婚姻悲情还是情到深处宁愿孤独的清高?不得而知。

读《林徽因传》,才华横溢的林姑娘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选择梁思成,金岳霖为她终身未娶,可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他远望了一辈子,也深情了一辈子,这样的男子世间有几个?这样的女子世间又有几个?隔云端,美人如花,是无限地靠近,无法彻底到达!于他而言,这辈子注定的缘分只能是远望、远望!

人有远望的情感,内心自然丰沛。三毛,一生为爱行走的奇女子,她的眼里只有远方、远方。世人追寻她的诗和远方,内心希望放弃眼前的苟且,可现实的柴米油盐怎能跟上远望脚

步,三毛见识的辽远,品味的高超,气度的潇洒,超凡了世间女子的种种幻想,有谁能像她一样放弃世间的俗念,追求心中永不落幕的远望?俗情如梦,世道莽苍,三毛给予后来人,是苍茫时刻的精神丰碑。

爱情如此,文学艺术也如此。年少时读《红楼梦》,痴迷于宝黛爱情,迷过黛玉的纯真和她的小心眼,迷过脂评,只觉得《红楼梦》太深奥了,好难读懂。《红楼梦》对于年少的人,就像日暮的英气透不过苍老的月色,无法身临其境。年少时读《红楼梦》,不懂阴晴圆缺,重读《红楼梦》,追慕的也只是半窗绿荫,一纸风月而已。余生还能静心再读《红楼梦》吗?

中国的书法犹如大江大河,笔锋一转,一泻千里。墨在宣纸上行走,留下的不仅是书法,书写的是千年浮浮沉沉的中国历史,书、法,合为一体,自成一派,黑白分明,洁净融和,阴柔中见硬功夫!人世间养育着多少名心和利欲,在书、法面前,人心萧散,闲适寄托。

书法,中国三大国粹之一,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

乐”。在寂静书房里,我喜欢手握毛笔,自由行走在书法世界里,用另一种方式与古人对话,远望千年星空下熠熠星辰。我不敢奢望成器,只为笔下瞬息的体悟,享受宁静的感念中永恒的思想,体味缠绵的失落。余生偏爱享受王羲之书法,或许这一辈子也都只能是远望他的《兰亭序》了。

人到中午,竟然喜欢上黄梅戏,虽不是国粹,但那唱腔酥到骨子里,我只听不学,那一字一唱,那音色迂回,在意境的渲染里我无限次地体验经典的魅力。《谁料皇榜中状元》,何等的气魄和豪迈,我等女子没有能力尝试,只能远望!

在书房里久坐后,我站起来眺望远处。远望机场,飞机起起落落,终点也是起点。人生,有的风景只能远望,远望即好,不必太在意你去不了的地方,有太多的事只能远望,如果所处的环境不是你的磁场,你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不如放弃;有的人,也只能远望,不能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心存念想即好,于人于己都是救赎!

人心有远望,内心就不会孤独。

菜地

林新荣

新居在城郊边缘,但她一点也不孤寂,东面除一个在建工地,就是一大片菜地,约近千亩,站在窗口往远处眺望,是一大片壮观的绿。

一个午后,沐浴着暖暖阳光,我漫步在菜地田埂上。菜地极不规整,散布其间的有:红菜梢、白萝卜、槐豆、油菜、蚕豆、菠菜、红萝卜、花菜、芥菜、卷心菜、芹菜、香菇菜,不同的菜农种出不同的菜,不同地块孕育着不同品种。就是同一片土地,它的面容也不同:有的碧绿,有的油亮,有的瘦弱,有的病怏怏耷拉着一张张黄叶。

抬头,晴空一碧如洗,上面飘着些许白云,一架飞机正隆隆地飞向远方。我一路走着,时而跨田埂,时而迈水沟,除了三三两两的菜农在田间劳作。在这大片菜地间,有一条小河,在过去几十年间,它应该是清澈的吧!河面上倒

映着云影,在手机照片里,它看起来那么有诗意。但我知道这河水已不可同日而语,不断扩张的城市和周边工厂,已造成它无可挽回的损失。河岸边系着几条水泥小船。老彭是这千亩菜地中的一位菜农。他已50多岁,但是面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他从山村来此包地种菜已12年。他在菜地中间搭了一个小木屋,平时置放一些农具,中午也在里面休息。当他提着箩筐跳下船,我趁机提出,坐他的船去远处看看,他愉快地答应了。我坐在船头,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桨声在河面上发出寂寞的回声。

远处菜地更静谧了,充溢一股田野特有芬芳。这一种气息在太阳下的微风里,闻起来特别舒服。

有一小片菜地已收割了,遗弃的菜叶撒落一地,脏兮兮的,一股萧索的意味,更多的是生机勃勃

你看近邻红菜梢开出了黄色的花,在紫红菜梗映衬下,在周围碧绿包围下,分外夺目。更妙的是,一望一垄的芥菜,特别有精神,散发着积极向上的气息,你看它向上挺起的菜梗,呈现出一种力量,张开的一张张叶子,碧绿油亮,皱皱的叶面间脉络分明,卷起来的边缘,又充满一股柔情。

告别老彭,我一个人走走停停,呼吸着这久违的新鲜空气。我在这一大片菜地中间,发现了一座瓯柑园,瓯柑园很大,大概有20来亩,周围扎着竹篱笆。树上挂满了果实,一个个圆得像马球,像鹅蛋,在绿叶间亮橙橙、金灿灿的。

后来,我在一条田垄上坐下来,开始品尝瓯柑,瓯柑肉质柔软多汁,清甜可口,初食时味虽微苦,但回味悠长。这是大地馈赠给我们的绿色产品啊!